

芭蕾之恋

〔美国〕墨菲著 曹海英译



芭蓄之恋

〔美〕

墨菲著

曹海英译

芭 蕾 之 恋

〔美〕汤姆·墨非 著

曹海英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4.375 插页2 字数323,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 7 0 0 册

ISBN 7—5407—0338—5/I·254

定价： 4.95 元

译 本 前 言

曹 海 英

在纷繁众多的通俗小说中，《芭蕾之恋》是别具特色的一本。作者汤姆·墨菲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曾在驻德美军情报系统工作，回国后从事广告业，业余时间涉足艺术。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本小说主要以纽约芭蕾界为背景。作者虚心向专家请教，对芭蕾界的各个方面都做了调查，挑选典型的事例和细节，巧妙地穿插于故事情节之中，使读者读起来丝毫不觉得累赘，相反，能增进人们对芭蕾艺术的了解。

芭蕾是艺术领域里的一朵奇葩。当它在舞台上向观众呈献一幕幕奇妙动人的场面时，人们可曾想到这一切是来得多么不容易吗？演员面带微笑，动作那么轻盈，那么自如，仿佛毫不费力似的。人们可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芭蕾演员曾付出了多么辛苦的劳动，牺牲了多少生活上的享乐啊。本书女主人公詹妮·黑尔自从幼年初次观看芭蕾演出时，就迷上了芭蕾，决心献身于芭蕾。参加考试时她说：“我想当

芭蕾演员，因为她们能使人幸福。”正是这一信念，使她忘却了周围的烦恼琐事，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造中去。本书的男主人公、从苏联跑到西方的迪米特里也是如此。尽管他已经出名，有许多女性追求，每天早上仍准时参加练功。在詹妮初演《吉赛尔》那天晚上，虽然他对自己担任的角色已经十分熟悉，训练却“比詹妮更为剧烈。他作近乎正式演出的强度训练，为的是让自己一出场就能继续一种已经造成的气势，而不仅仅是个开端”。

小说除了表现芭蕾演员的舞台及爱情生活外，还穿插描写了国际芭蕾舞团与纽约市立芭蕾舞团之间的竞争，以及一对情报老手（一是中央情报局里正在走下坡路的戴夫·洛克林，一是在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里正走红的伊万·索科罗夫尼）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萨姆的斗争。这三条线索互相交错，时缓时疾，紧紧地吸引着读者。当读者读着大段的詹妮与迪马的和平生活及有关芭蕾的描写时，心情是轻松舒缓的，可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却又不断地把读者的心弦扣紧。

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由于种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少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创造力往往遭受这样那样的扭曲。这不仅表现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萨姆和国际芭蕾舞团赞助人朱迪丝的所作所为上（他们都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而且突出表现在众多女子对青年芭蕾演员迪米特里的追求上。迪米特里这位刚刚在芭蕾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新秀从苏联跑到西方不久，就被法国的一位贵妇费丽丝抢到怀中充作玩物，以满足自己的肉欲。装璜公司的老板黛安娜也随之而来。她只是从杂志上看到迪米特里的照片，觉得他能填充自己空虚乏味的生活，便想方设法要把他追到手。

本书男主角迪米特里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逢场作戏，先后与好几个女性发生关系来满足一时的生理需求。这一点没有受到作者的鞭答，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陷，但作者毕竟在书中表明，真正长久的是爱情而不是肉欲。经历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迪米特里终于回到了他真正所爱、也真正爱他的詹妮身边，体现了作者对待生活、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

目 录

译本前言.....曹海英

第一章..... (1)

第二章..... (26)

第三章..... (64)

第四章..... (77)

第五章..... (104)

第六章..... (136)

第七章..... (181)

第八章..... (235)

第九章..... (283)

第十章..... (302)

第十一章..... (337)

第十二章..... (368)

第十三章..... (400)

第十四章..... (422)

第一章

1975年，纽约市

詹妮弗·黑尔站在大舞台左侧那块胶合板布景片背后的阴影里。再过一小时零十分钟，她就要疯狂、死去。“但愿我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她想，“但愿他们不会中途起身退场。”詹妮·黑尔正准备扮演一个对芭蕾舞女演员来说最困难的角色，而她要面临的则是世界上最挑剔的芭蕾观众。詹妮·黑尔将成为有史以来扮吉赛尔的最年轻的美 国 姑 娘。她觉得历史上曾扮演过吉赛尔的著名女芭蕾舞演员仿佛就挤在观众之中。一百三十五年来积蓄起来的美貌、才华和完美的技巧轻蔑地盯着这位大胆的扬基姑娘，百般挑剔。詹妮打了个寒战，继续练习下去。

修长的双腿半弯曲，伸直，又弯曲。“这是献给巴芙洛娃的，”她默念着。她继续练习这个动作。同时伸出双臂，在头顶做成优雅的弧形：“这是献给范妮·埃斯勒的……这是献给卡洛塔·葛雷西的……”她不断祈祷着，从在1841年初次扮演吉赛尔的葛雷西开始，挨个向扮演过这个角色的著名女演员祷告：玛科娃，乌兰诺娃，弗拉久。詹妮从不相信

宗教，也从没有向古往今来的著名芭蕾女演员祈祷的习惯。不过这是消磨时间的办法，可以排除杂念。詹妮本能地知道，她能演这个角色，而且能演好。只要一上舞台，陶醉在乐曲声中，有迪米特里配对儿做成戏，她就会飞转自如。不过与此同时，著名的纽约市立芭蕾舞团这位最有前途的青年女演员也同样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十九岁女孩，她心中又慌乱又憋气，脑子里一连串问号。詹妮心想，不在别时，偏在今晚，一大束长柄的白玫瑰花出现在她的化妆宝里，卡片上写着克利福德。他又从哪里打电话叫人送来的？也许又没有付钱吧？

詹妮披一条蓝色的旧披肩，腿上套着普里维去年为她用碎料编织的羊毛保暖护腿。她把这叫做幸运护腿，因为正是她穿上这双护腿的那一天，亚历山大·德利告诉她说，他想要她演吉赛尔。从那以后，她睡觉都穿着。

让披肩和护腿遮住的是童话故事里的乡村姑娘吉赛尔所穿的精致服装。时间一到，詹妮就会抛开披肩，脱下护腿，展现出吉赛尔的姿容：上身穿着天蓝色胸衣，配上象牙色的圆领口衬衫，上面镶着许多碎花，袖子鼓胀鼓胀的，下身穿着带七层乳白色衬裙的浅蓝色裙子。她的长发梳成古典式的圆髻，系上更多的花。这样梳妆，是为了让这戴花的长发在她发疯的那一幕里，象金珠玉坠般顿时撒落到她腰间。吉赛尔的紧身衣是传统的浅粉红色，与此相配，舞鞋也穿浅粉红色的。缎带贴平，系在她纤巧的脚踝上，还用埃尔默胶水加以固定。帆布和胶水填充的舞鞋趾尖部分被扳动扭曲过，并且每只都在她化妆室里的墙上用力磕过五、六次，就不那么僵硬了。舞鞋的趾尖部分也仔细地缝缀过，跑起来就不滑不响，也不那么危险。经詹妮这番装扮而成的吉赛尔，看上去

就象那娇媚纤秀的美神。可实际上，就是一位职业足球前锋队员做赛前准备，也从来没有如此周到的。

詹妮继续练习着。林肯中心巨大的纽约国家剧院后台周围熙熙攘攘的种种活动对她似乎都不存在。

布景的背面是粗糙的胶合板，丝毫不能令人感到它那精描细绘的正面，也就是观众所见到的吉赛尔家农舍的正面。中间那个黑洞洞的长方形木框架就是门口。再过几分钟，詹妮·黑尔就要从那里出去，以吉赛尔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吉赛尔是个充满爱的少女、丰收女王、命运悲惨的女主角。

“命运悲惨，”詹妮想到，“真是一点不错。”她曾多次感到自己的命运正象吉赛尔那样悲惨，多次想到，要是自己能度过一个正常的少女时代，有一个真正的家，过着一种没有这种无穷无尽的练功、排练、演出以及亚历山大·德利铁一般纪律约束的生活，那又该是什么样子啊。

詹妮·黑尔的周围，芭蕾后台的几个部门正越来越紧张地忙碌着。

这里就是冰山隐没的巨大部分，演出本身只是它的极小一部分，正如演出也只是詹妮今天这个漫长的日子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她祈祷所有的芭蕾女名角保佑这一天，她回忆着这一天。她七点钟与普里维一道吃早餐，九点四十五分进行两小时紧张的热身准备及集体排练，即主要演员和芭蕾舞团的小角色混在一起练。詹妮平时与她们总是格格不入。她是个羽毛未丰的主舞演员，许多年龄与她相仿的姑娘嫉妒她，年纪比她大的也这样，因为德利提拔詹妮时把她们撇在一边。

集体排练时，一切差别，一切个性，一切竞争都消失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同一只巨大齿轮上的齿，协同动作，

为了一个目的：动作的准确，队形的优美，姿势的自然，无论这要花费她们多大的功夫。两小时这样的训练之后，谁都想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可是詹妮·黑尔不行。她得试装，连中饭都没功夫吃。最后极为需要的下午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终于来到了，可是詹妮却无论如何放松不下来。她倒没有操心吉赛尔，而是操心计划于下周上演的一个现代芭蕾短剧。

“但愿我还能活到下个星期，”她想着，一边弯腿，伸直，先出左腿，后出右腿。接着她又回到剧院热身一小时，穿服装，回到这里来，接着又来到后台这里做准备，在晚上八点钟开幕前的几分钟内继续热身。今天詹妮已经工作了十二个小时，而演出还没有开始呢。

时间快到了。乐池里传来不成曲调的吱吱嘎嘎的调音声。舞台监督坐在大指挥台后面，一连串地对着两台红色电话发指示，活象是宇宙空间时代的大将军。头顶二百英尺处的黑暗中挂着第二幕里迷离恐怖的森林布景。无声的行动充满宽阔透风的空间。芭蕾舞团的青年男女演员们正从后台的电梯里拥出来，他们来自三层楼上的化妆室。象詹妮一样，他们也刚刚热身完毕，必须用小跑来抵挡后台的寒气。寒冷是所有舞蹈演员的敌人。有一块肌肉冻僵，就会使演员动作失灵，年龄是敌人，荒疏练习也是敌人。敏锐的记者约瑟夫·梅佐曾经说过：“芭蕾舞台就是战场。”真是太确切了。

艾丽丝·道林从一群乡村姑娘中出来，走近詹妮。“她要来挖苦我了。”在市立芭蕾舞团的青年姑娘里，艾丽丝是詹妮唯一真正的竞争对手。这时詹妮瞅着艾丽丝，这样想道。“她比我高，她漂亮，天知道，她还更加富于性感。真不知德利为什么偏偏选中我？”詹妮·黑尔并不是团里唯一这样想的人。可是亚历克斯·德利的话甚至比上帝的意旨

还更咄咄逼人。没有人敢对亚历山大·德利的話提出质疑，假如他还想在市立芭蕾舞团干下去的话。

艾丽丝没有挖苦詹妮·黑尔。这高个子姑娘吻了吻自己的指尖，再去碰一下詹妮裸露的肩头。

“Merde!”艾丽丝微笑着说，这是一种宗教式的礼节。

“Merde，艾丽丝。”詹妮也学着那个奇特的动作，微笑着。“她的眼睛太明亮了，”詹妮想。她又在耍什么花样了。不过她说祝我merde是一片好意。她原可不必如此的。Merde意味着幸运。触屏是为了避免弄污化妆。谁也不知道，法语里表示粪便的这个词，是怎么转变成舞蹈演员互相道贺走运的祝词的。在百老汇，人们用“摔断一条腿”表示祝愿。在芭蕾这个战场上，受伤可不是好玩的，所以不知怎么的，就说成了merde。詹妮转身注视着艾丽丝·道林和团里其他人一道消失在后台远处。“她本该是我的朋友的。”似乎艾丽丝·道林被抛在了某个遥远的海滨，詹妮这时才开始注意到缺少了她。

詹妮在市芭蕾舞团里还没有过真正的朋友。没有过真正的朋友，也没有过真正的敌人，只有过一个恋人。对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来说，这样的交游不算很复杂，詹妮这样想着，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的生活已经够复杂的了。她的生活尽是跳舞，跳舞就已经够了。起码过去一直是这样。

外面正厅传来一阵嗡嗡声，随后是一阵掌声。乐队指挥已经就位了。“别想艾丽丝。”詹妮把旧披肩拉紧裹住她瘦削的肩膀。可是她所感到的寒冷不是来自空气里，而是来自内心。“我得想吉赛尔，想迪米特里。”那样会有效的。她要想着迪米特里·柳波夫。不管怎样，外面那些观众其实

是来看迪米特里的。

迪米特里的训练比詹妮更为剧烈。他作近乎正式演出的强度训练，为的是让自己一出场就能够继续保持一种已经造成的气势而不仅仅是作个开端。

这个年轻的俄国人已经在出汗。

迪米特里·波柳夫穿着西里西亚公爵奥布雷克的服装（看上去是农夫的服装，实际上很讲究），装成乡下佬的样子，为的是赢得吉赛尔的芳心。浅黄褐色的紧身衣外面是一条宽松的褪了色的灰色棉纱运动裤，一件过于肥大的鲜红色圆领短袖紧身汗衫套在奥布雷克的小羊皮背心和奶油色宽袖衬衣外面。他穿的红汗衫胸前印着黑色的贝多芬像，正皱着眉头。迪米特里扭动身躯，按着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低声哼出的一支旧波特^①小调的节奏轮流伸腿时，贝多芬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无怪乎贝多芬皱眉头。迪米特里用还不纯熟的英语哼着：“日日夜夜，你……都……是我唯一的。”踢腿，伸展，半蹲，起立，腾空转。他按老路练下去，贝多芬更生气了。

迪米特里想：后台与前台到处都一样：一样的气味，一样的匆忙，一样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一样的从观众传给表演者的热烈情绪，幸运的话，又会传了回去。

二十四岁的迪米特里·柳波夫扮《吉赛尔》里的男主角已有六年多历史了。与詹妮·黑尔初饰吉赛尔完全不同，奥布雷克这个角色他已经驾轻就熟。不过，他仍然盼望着这个夜晚。后台的播音器发出了通知：“离开幕还有五分钟，请……离开幕还有五分钟。”这里的程序象火箭发射前的倒数报时

^①科尔·波特（1893—1964），美国流行歌曲作家。

一样精确。迪米特里自问道：“今天晚上我们发射的将是什么呢？”迪米特里咧嘴一笑，这是街头顽童的笑，不几年以前，他正是这样一个孩子。“按感情办事，迪米特里。”感情，直觉，狂热的冲动，不管怎么个说法，从摇篮里开始，迪米特里·柳波夫就一直是按自己的感情行事的。对于为什么或者这样做某件事，他从不提出疑问，也不多加思考。两年前，感情促使他在阿姆斯特丹巡回演出时从基洛夫芭蕾舞团溜走，消失在一群德国游客之中，然而喊了一辆出租汽车奔美国领事馆。

今天晚上是感情把他带到了这儿，到这个寒冷的大城市的陌生的大剧院来，与一个未经考验过的小姑娘合作，在世界上最挑剔的观众面前演出。这不是最可靠的办法。然而可靠的办法从来不会使迪米特里·柳波夫满足。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至今仍然是列宁格勒官僚老爷们的宠物。大概每个月按照某位政治委员的兴趣跳上那么两回舞，在传统剧目里变老，象琥珀里的苍蝇那样陷在毫无变化的基洛夫芭蕾舞团的舞蹈艺术之中。早在迪米特里·柳波夫或詹妮·黑尔来到人间之前，那种艺术就已经无可挽回地僵化了。

他想到了詹妮。这奇怪的小家伙。詹妮·黑尔身上有一种野性的、迷人的、不可捉摸的气质，它令迪米特里迷惑，同时又吸引着他。她不象大多数美国姑娘那样开放；詹妮有她自己的秘密，而且严加保守。他认识的其他美国姑娘，都象日出一样明朗——最终，也象日出一样单调。

和詹妮·黑尔一道，迪米特里总是从她优雅技巧中感到一种潜力。他立即明白了为什么德利选中了她来扮演吉赛尔。他同德利一样清楚这种不可捉摸的迷人气质会在舞台上取得成功。

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接近开幕的那一刻，迪米特里仍在练习。他脑子里出现了所有他曾与之配合过的演吉赛尔的演员：首先是基洛夫芭蕾舞团的老德拉克诺夫娜，她四十五岁，很有名气，但已过了高峰期。她点名要迪米特里做舞伴，这对一个刚过十六岁的少年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他跳得很好，受到人们称赞；德拉克诺夫娜也感到高兴。不过这毕竟是一种谋略巧施，是德拉克诺夫娜的技巧所建立起来的幻觉对于现实的胜利，是克服他们之间二十多岁年龄差距的胜利。基洛夫团里还有许多人演过吉赛尔，还有他叛逃之后客串演出中配合过的芭蕾女演员。在所有这些演过吉赛尔的女演员之中，迪米特里凭着他舞蹈演员的可靠直觉，感到眼前这一个将是了不起的。她会使角色产生魔力。他说不出为什么似乎自己的生命就寄托在上面，这些事是神秘无比的，就象爱与恨一样，既简单又复杂。有时候两个都很出色的舞蹈演员被配在一起，可是却……毫无收获。而在另外一些场合下，两个似乎不般配的演员却产生了特殊的魔力，于是乎一对出色的搭档便诞生了。另外一个叛逃者就曾碰上过这样的情况：当努烈耶夫初次与玛格特·芳廷合舞时，他们迸出了照亮整个芭蕾舞坛的火花。

对这种奇迹是无法为之规定程序，制定公式，装入瓶中的。它的到来就好象是任性的诸神所赐予的祝福，而当它到来时，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接受这份礼物，不要辜负了它。

“无论它是离你近……还是远……”迪米特里脱去红汗衫，从随时放在手边的克里奈克斯面巾纸盒取出一张面巾纸来小心地沾了沾他化过妆的脸上的汗珠。接着他脱下运动裤。德利走近来祝他顺利。他露出一笑，勾起脚尖伸进奥布雷克的靴子。他感觉得到，奇迹会发生的。传来一阵骚动声，巨大

的金色幕布就要升起来了。

亚历克斯·德利象传说中守护财宝的豹子那样在自己的王国中徘徊。他穿过空荡的舞台，检查着，触摸着，看看一切是否已经就绪。要等到德利发出信号，幕才会升起来。他看着吉赛尔家的农舍，顿时皱起了眉头：窗台上花箱中的花儿不对头。他要的是粉红和鲜红的天竺葵绢花。这里插的却是塑料花，而且颜色并不鲜红，倒是有点象旧消防龙头那样暗淡。真得时刻监督那个舞台设计师。他必须记住要检查订货清单，要是有人认为他能在亚历山大·德利面前，用塑料花冒顶原订的绢花，就一定得叫他把头脑放清醒一点。

他仔细检查着整个布景，碰上了正在练习的年轻人柳波夫，于是祝他顺利。邀请柳波夫是一次赌博。这并不是指他的舞蹈才能，他的舞蹈才能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因为请迪米特里·柳波夫到市立芭蕾舞团来当客串演员，德利违反了他自己订的一项基本原则：建立一个没有“明星”的、拥有大量常备节目的营业性芭蕾舞团。迪米特里是作为明星被请来的，无疑还将作为明星呆下去，不管市立芭蕾舞团订有什么方针。

德利赌的是迪米特里会不会成为这个营业性剧团的永久成员。他客串演出的合同期只有三个月，而且第一个月即将期满。亚历克斯·德利注视着这孩子认真地训练，微笑着。在他身上到处可以见到基洛夫芭蕾舞团训练的痕迹。没有人更有资格作这样的鉴定了：德利自己曾经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巴林斯芭蕾舞团受过训。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吧？德利对日历上的时间很不耐烦。日历是历史学家、保险公司和收税人所发明的。时间本身是枯燥的。有意义的只是事件，人，情节，演出，开头与结尾。

亚历克斯·德利七十二岁了，可还能记起1918年在彼得格勒跳过的贝蒂巴编的芭蕾，连演员的细微头饰都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他却很可能说不上来昨天中午饭吃的是什么。

他离开迪米特里·柳波夫，在后台转悠，和道具布景管理员开开玩笑，向一群乡村男女青年调侃，调整一下某个姑娘胸衣上的绿缎带——那太长了，也许会缠到什么东西上的。他从舞台右侧无声无息地走到左侧，绕了一个U型大圈子。他看着，检查着，做些细小的调整，心里记下来不及在开幕前五分钟内进行的过于精细的调整。

德利在悄悄盯着詹妮·黑尔，不过那天晚上在后台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

终于，他看到她了。德利在灯影里站立了片刻，注视着今天晚上拿来打赌的另一个对象，这个奇特的、认真的小姑娘，他的羽毛未丰的吉赛尔。詹妮这时已经取掉披肩，解下保暖护腿。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臂，抓住吉赛尔农舍后的一根撑子作扶杠继续练习着，把身边频繁的活动置之度外。可詹妮全神贯注的力量却让那躲着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德利感觉得出来。象以前数百次那样，亚历克斯·德利对詹妮·黑尔的献身精神感到惊异。

她并不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当詹妮·黑尔走进屋里时，人们的脑袋不会随之而转动。可是这姑娘在舞蹈中塑造了自我，在德利漫长的记忆中，他只记得起两个、或许是三个芭蕾舞女演员能够以运动创造这样的美，她们的名字是：巴芙洛娃，芳廷，普莉塞茨卡娅。

德利走近詹妮，咧嘴一笑，挥了挥手。也许他赌的只是市立芭蕾舞团的士气，因为他把这个十九岁的姑娘擢升于全团拔尖人物之首。但挑选詹妮·黑尔来演吉赛尔本身可不是